

蘇長公外紀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新安汪廷訥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好士

黃山谷與子瞻書云頃自衛州試舉人歸于鄭瑒處得  
賜教不以汙下難于獎拔接引開納勤懇懇俯偃而  
忘其臂之勞強駑馬于千里不敢自絕勉奉鞭勒至于  
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詞氣高妙無以爲諭往聞執事  
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士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  
題壁于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  
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也  
宋時西湖多詩僧廕甯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  
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  
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盜貶几上曰  
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乏也東坡一日游西湖  
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

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卽曰求得之  
聲名頡起

西湖游覽志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常得官棄去烏巾  
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  
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  
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  
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侯坡之  
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遺汝也  
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士

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  
是粹老久之偶會于湖山孫居相得其喜坡因和其詩  
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  
筆力之妙畫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畧得  
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  
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咸以爲  
寶玩也

東坡先生嘗與松陵朱象先叙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  
畫而不求雋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然每自出新意筆

力高簡濶澤而有生理出許道甯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既經東坡先生題目後不肯爲人輕作又不爲王公大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

西湖游覽志餘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輦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輦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到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士

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者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貳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槓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啟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何遠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園甚幽邃學博行高東

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畱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  
蒼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  
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  
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脩得官居太  
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奉議郎直祕閣俾領官祠  
以歸

西湖游覽志餘

元祐中東坡帥杭余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  
保進士訟余尸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  
獲游公門

西湖游覽志餘

###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事

四

思聰爲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寮子昏字詩聰立  
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  
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  
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  
都送之詩云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東坡公一帖云某頽  
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忽  
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

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  
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  
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上徐守  
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

范先去已至梧州數日

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  
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  
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事不用必有  
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  
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士

五

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  
無聊中奉啟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白元  
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  
爲可敬歎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  
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  
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  
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  
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閩韶也汝

可記之勿忘吾言

與米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得寶月  
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  
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  
盡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說也若  
欲與公談則誠不能當更後數日耳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溫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生總無  
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因題一絕云石龍  
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事

六

何處覓寒温何遵緣此知名後來京師每有賓客必出  
數篇讀者無不絕倒

直方詩話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  
伯脩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當言  
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  
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  
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  
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川

學海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公語坐客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畱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韻語陽秋云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事

七

自勉樂於進脩而終爲令器近時公卿大夫則不然

陳順

李薦陽翟人少以文字見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爲薦無疑遂以爲魁旣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有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



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鈴鞋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斑蓋此也

石林詩話

東坡先生於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撕誘掖教養成就之耳夫馬一驂驟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

珊瑚鈞詩話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好士

八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新安汪廷訥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志行

士之所尙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  
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  
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汗下詩中十  
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  
爲可畱廢之不可知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  
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  
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啟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  
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遊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  
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  
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游汗漫蓋  
識於此云

先生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

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游之所多設佳紙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畧無所問縱筆揮毫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尙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始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二

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方秋厓雜錄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僭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

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下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至是以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卽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三

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州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畱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卽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單秀才步田至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

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竝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禡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爲書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甯禁錮沉石水中不知所在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爲戒自餘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入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其人之賢可親也然所守匹夫之志亦謂不敢自變也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脩因革禮書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諸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與楊濟父云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畱惠州生事狼狽勞  
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  
角場明日順風卽過瓊矣

答王敏仲云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  
決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畱  
手疏與諸子死卽葬于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  
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東坡家風也外此冥寂寂照而  
已

答程天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五

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尙有此  
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又云病  
倦不愁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  
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眊真蛋塢獠洞也惠酒絕佳  
舊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  
非小補也

與姪孫元老云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  
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醢等皆無厄窮  
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苦行僧耳然胸中

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故題陶淵明詩云清晨聞扣門倒  
裳自往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  
與時乖縑縷跣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泊  
其泥深感父老言冥冥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誰非  
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弼愛之子亦愛之  
予嘗有云言譽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  
已予以謂宵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  
故并錄之

蘇子瞻泛愛上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六

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  
嘗裁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  
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裁以口  
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宅於眉山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  
熨帛足蹈於地脉之深數尺見大瓮覆以烏木板先夫  
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  
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程之問者聞之欲  
發其地會吾家遷居之間遂僦此宅掘地丈餘終不見

瓮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寸不積雪  
晴墳起數尺某疑有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  
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  
十絹百絲之贖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廡以四喪  
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  
漑滋湯旱誰能晚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  
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莫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  
之句其高誼蓋出於天資也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七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貢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  
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  
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  
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  
副使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  
必聞其畧盡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  
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爺與溫相  
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



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外集

東坡先生居閬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于迨之婦歐

陽氏

文忠公孫  
非之女

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

奴滯魂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師善符

劔遣厲者甚多決能逐汝汝以愚而死死亦妄爲祟爲

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

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

明日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送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也頃迨之幼乳媪忽云

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公數使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

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厲聲

曰某卽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爲我

作巫公曰甯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出奈何

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

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杯水可

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媪之乳因此遂枯公

曰頃在鳳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

甚狂自禡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之去無所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蠶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慝神不敢於彼示以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其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九一

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諫神不聞此言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卽行風愈大惟趨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卽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百川學海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朱康叔相類嗟嘆不足因書以示康叔幸勿示人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昔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

鞠獄於堂下有老婦辨對見羔形貌竊語人曰此年少  
狀類吾兒訊之乃羔母也自程迎待而歸又往覓先人  
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  
視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  
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  
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以幼穉失父依其兄後  
官至工部尙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因書以遺康  
叔時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燕石齋補

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十一

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  
坡上栽又云東坡向春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  
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  
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  
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  
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  
華顛嘗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  
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

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畧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學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容齋隨筆

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東坡在杭又與樂天所畱歲月畧相似

直方詩話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章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十一

床眠之句故在鄭州寄子由云寒燈相對話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遙堂後千章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又有初秋云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因萬里到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床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兩夜相對有云對床貪聽連宵雨又云對床欲作連夜雨又云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

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序云

書出局詩急景歸未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畱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墓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曰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十一

床乃以爲樂耳

與孫叔靜帖云眉山人有巢谷者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軾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慰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谷有子在里中軾已使人呼其子來迎喪助其路費但未到旅殯無人照視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脩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燕石齋補

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

一至山中或西安或定林或中道捨驅徧過野人家亦  
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  
良苦常寘石蓮百許枚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遇盡未及  
益卽齧其指至流血不覺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  
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  
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都界經旬不返爲  
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晁以道常爲余  
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  
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掛適高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三

不能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  
偉人蓋出于智者當爾

石林山堂記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  
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  
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  
姑妄言之於是聞之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  
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

石林

避暑錄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

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於詩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石林避暑錄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審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游書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志行

古

過千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追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并晁无咎云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杯工製美妙畱以自娛然又好書苦遠不可致得鄭會老云欲於海船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二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余故於淵明詩兩和以見志云

以上燕石齋補

序錄云宋張丰在頓閣東坡計爲舉哀行服

仲淳補

陸子靜與呂伯恭云眉山兄弟居喪再期之內禁斷詩

文其亦講聞乎喪禮也 陳仲醇補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 四行

十五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新安汪廷訥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政術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  
惠間愛敬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  
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  
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窟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山所來高可引人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崑下作大  
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  
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別散流城  
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竿及二十里間  
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  
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十千者令歲買大筋竹竿  
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  
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  
覷脩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待言也自有

廣州以來以此爲惠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道士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皆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自不肖也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喜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二

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替諒必不訝也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曰近因講筵從容爲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趨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學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爲章句科舉計也然欲用知天下章疏觀其人文章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

爲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提性好學某將自漢至  
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爲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  
朝寶訓林子中所編也

百川學海

東坡爲禮部尙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臣直  
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  
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餽孝東坡上疏以饗孝之禮  
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昭  
學海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三

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  
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  
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脩衙  
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  
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  
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曰  
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  
言太廣進人太驟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上瞿然欣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

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既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之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

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莞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問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四

乃爾暴恣非汝導之至是耶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意奈何使者驚曰公姑徐

之未幾朝廷亦知平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授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自啓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五

衛管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水伍卒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埧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慮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

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俟其坐起過爲  
凌辱公以其傷動土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  
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公嘗侍上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  
公應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  
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賊殺幾萬人帥臣撻蔽不以聞  
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誌  
銘

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  
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六

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德爲不足  
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勅  
置獄速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也  
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  
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  
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糴常平米  
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  
治病活者甚眾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  
多乃哀羨繕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

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  
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  
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糴朝  
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郡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  
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  
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  
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府

七

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湖潮澤濁多淤河行闐闐中三年  
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  
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  
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  
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  
欲去葑田葑田如去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  
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  
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  
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脩湖則湖當不復墜

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

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住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府

八

禮意鄙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微隙而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滬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威敗公私舶不可勝計公



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  
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  
里以達於龍山以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  
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  
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  
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  
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雨潮潮濁而  
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  
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  
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見長橋以扼塞江  
路故今三吳水多欲鑿挽路爲千橋以殺江勢亦不果  
用人皆恨之

事具續集中進單錫吳中水利書狀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九

以龍圖直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  
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  
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  
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  
丈若鑿黃堆準水願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  
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上及推盜吏兵

者非一朝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請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贓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之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戕刺而獲之然小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卽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畱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捕其弊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十

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忽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

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官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旨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謂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

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人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逮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眾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使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發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眾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上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病不出公召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上

書吏作奏將止光祖震恐而出說事無敢慢者定人言白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蹕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以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普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

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開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渡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開而出循江道通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七

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入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譏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王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王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

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又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術

十三

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請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

蘇公嘗與某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贖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隣于寒疢尙且辭避今忝近臣尙有餘瀝未卽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軾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粗米千斛所活不

賞敵用也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政府

十四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

明邨瑯王世貞編次

豫章張之璩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詩話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洪邁

昔人作七夕詩卒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星漢上詔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游書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眷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失老浮屠元

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  
郎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  
山老居上蒜山亭云奇進多聞老敬通汝公東堂云一  
帖空存老遂良次韻詔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  
云還須畧報老同叔贈辨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  
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妄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  
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云老方朔贈吳子  
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馘是皆  
以爲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  
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它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  
人餘老龐老滯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  
爲竹寫真不知老壯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  
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亦自有來矣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  
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  
客琴筑鳴空山旣至惠州殘臆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  
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  
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



已盡復事客行豈無得施于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爲  
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坡  
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  
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謂天邊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  
來如鷁在河是年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  
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三

記坡爲賦此詩既而未遣送郡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  
次日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卽命  
具酒食拉坡偕往坡曰使某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  
敢乃並轡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成抵暮送  
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乎填道抱其馬  
足故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  
巳子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  
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

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  
竅者吼者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  
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齧者林者狩者驟者走者  
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  
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  
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  
攢八蹄二馬宛頸髮尾齊一馬在前雙舉後一馬却避  
長鳴嘶老頽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  
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四

鶴挽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  
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  
誰當看詩之與訛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  
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畧無小  
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  
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後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  
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廐  
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  
東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

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  
驪騮老大駮裏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  
實惟龍煤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  
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  
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  
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墻矣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  
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遺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  
云紫閣瞳矓隱曉霞瑤堦九御薦萑華何時又進江心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五

鑑試與君王却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  
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  
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  
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  
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綉  
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  
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  
曰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  
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

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概如此唯東坡不然云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與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以上容齋隨筆

東坡和陶詩云再游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廸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宋姚寬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六

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語及俸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退不妄囑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腴腹盡消頭恢尾削塊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於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稍耐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

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  
子瞻中秋分桂賜楊云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葉乾此花  
元屬桂堂仙鷺峯子落鷺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  
山僧隣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  
孤芳老澗邊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春  
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湘浦脉  
脉當壚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七  
憶寄盤山房

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  
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垂燭三更  
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  
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尙餘孤瘦  
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  
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  
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  
脾檀心爲上馨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  
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

絕高子勉詩云少鎔燭淚裝應似多藝龍涎真不如只  
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  
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至是  
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昭  
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  
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篋中尙有絲綸句坐覽天  
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辨而綠金者子瞻有次曹子方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八

龍山真覺院瑞香詩云幽花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  
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簷荀林紉爲楚  
臣佩散落天帝襟君持風霜節耳聆歌笑音一逢蘭蕙  
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聞  
恐致慳霽霖綵雲知易散鶴鳴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  
着丹青臨今馬牋種最多大者名錦熏籠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  
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  
真一夢不歸閨苑歸西湖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却是錢太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于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一篇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甚樂素不飲者皆醉自輿僮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九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葉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序云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子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司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課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蘆南荔子深則古亦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寺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  
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山  
下兩旗新又寶巖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  
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茶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  
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  
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游諸寺一  
日飲醞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  
忘家何須魏帝一盞藥日盡盧仝七碗茶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事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十

見大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時卯醉未  
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飲殘粧髮亂釵橫  
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  
巖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  
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口之意  
蓋使來世自曉也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燭照紅粧先生嘗作大字如  
掌書此詩似是晚年筆札與本集不同者嫋嫋作渺渺



霏霏作空濛墨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右司子長  
今從之 俱出冷齋夜話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  
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公  
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  
士聞而往游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官  
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  
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后三十餘  
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開遵客也妙於琴理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七

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求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  
缺然後聲詞皆備爲今琴絕調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  
琊然清圖誰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  
影娟娟喚未眠荷簣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 第三疊泛  
聲同此  
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  
而重顛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醉年翁今爲飛仙此意  
在人間試聽外三絃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居去猶爲詞  
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  
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去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

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  
此必有真同者矣

出梁溪漫志

山谷常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  
詩爲近然以余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  
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  
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  
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  
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真  
真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詩

三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  
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  
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詩又是爲  
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俱出捫蝨新語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  
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鮓使伺外間以爲候  
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畱委其一親戚代送而  
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

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投獄卒梁成以還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凡眾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相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無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三

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捫蝨新語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派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卽此意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看啼出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

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暑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  
嘗不流便哉

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  
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於任行中竟脫白於禍天台司  
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  
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坡和柳子玉暨刁景純罔字韻詩至七篇云屢把鉛刀  
齒步光更遭華袞照龐涼乃用子建七啟云步光之劍  
華藻繁縟左傳龐涼冬殺雖第一韵眾人所更易而七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七

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願雖務奇崛人臣  
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  
近臣知虬髯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  
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尙記童瞳光天容玉色誰敢畫  
老師古寺書閉房蓋遵此法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  
不十年讀書東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  
謬恨不十年讀蓋取此也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怒却須吞嘗疑其語太  
恠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高  
歌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陳傳道嘗以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  
語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  
意句僕安敢道此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  
有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  
子不爲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五

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云天公恠兩鳥各捉一處囚則  
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入幾何  
同一濕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八極隘九州化爲一鳥  
鳴相酌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且知所謂  
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審  
公告天公之言也其辭以謂二鳥耳落城市退之自謂  
巢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  
孟各居天一方耳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言  
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東坡作虔州入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  
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  
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  
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  
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  
十道四蕃志耶

王定國橫外歸中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  
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  
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六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卽天  
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暗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  
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  
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愧詩爲遠公優時辨才退居  
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遂至風篁嶺又云聊使此山人

永記

二老游  
用老杜

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一儒一

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  
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

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支那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  
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  
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輦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  
笙以桃竹爲簞也已上詩話總龜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竹婆家初閉  
戶翟夫子舍尙畱關始讀殊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  
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閒繫蕙豈無羅帶水割愁還  
有劍鋸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蕩盪傷於拙也然繫蕙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七

羅帶割愁劍鋸之語大是險譎亦何可屢用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

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

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

不假人力温庭筠詩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

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

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

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

之弊者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  
深超然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  
論旣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與可同在館閣未嘗有所  
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  
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于瞻不  
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  
人以爲知言

俱石林詩話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六

桮束薪蘭丹繡鴝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  
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  
之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詩編杜  
集謂嚴武也工部與嚴武倡和數首又梅花詩云憑仗  
幽人收艾蒨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蒨香名正松上莓苔  
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  
頰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俱許彥周詩話

曲洧舊聞云章質夫水龍吟詠揚花其用意用事澗灑



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  
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故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  
施淨洗卻面與天下美婦人鬪好臂夫豈可比耶其詞  
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墮拋街傍路思量卻  
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因酣嬌眼欲闌還閉夢隨風萬  
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  
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跡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  
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不見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燕石齋補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宣光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十九

殿子開有詩其畧曰鼎湖弓劍仙游遠渭水衣冠輦路  
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  
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閭好語共驚  
竊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禱殘椒桂有餘辛  
接楚辭昔三后之純碎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  
桂兮豈維紉夫薰漚蓋以椒桂蕙蒨皆草木之芳者喻  
賢人也詩人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  
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烏殘椒桂有餘辛以謂  
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

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辭相詈哉  
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辨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詩話

二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新安汪廷訥校定

新繁楊益豫重刊

詩話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

之曰船趁風

越音敕

云海外船船禱于神而得之乘此

風到江浙間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

來船趁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踰旬而止暑氣頓減賦以廣之其畧曰度華厦而既爽  
入窮闔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  
而後止矣六月之炎蒸又曰彼蠢櫓與海楫得乘時伺  
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於此曹則亦豈天壤之至理蓋  
欲脫吾民於焦灼竊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卽其後往來  
吳中不常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  
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  
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

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出竹坡詩話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詔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稽

十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珊瑚鈎詩話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顛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盪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  
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  
冠絕於古今若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  
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  
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楊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  
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口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藝苑雌黃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  
千疆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三

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疆弩字杜牧寧陵縣記  
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  
人疆弩射之卽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疆弩事何  
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  
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  
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又可笑新  
添注曰李白書崎嶇厯落可笑人也按白嶽嶽厯落非  
崎嶇厯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言蓋用晉書李倫嶽嶽  
厯落可笑人之語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

合附會極可笑者不持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書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烟滅時後人譌爲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魏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烟焰張天知檣櫓爲信然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烟火食人語胡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無可疑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四

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夔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且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姍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于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鴻爲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夔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確否姑志

於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菴  
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  
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  
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邪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  
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  
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  
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句僕謂用前人  
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嬌嬌詩曰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五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  
曹植艷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  
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  
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  
時詞云紅杏子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  
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  
吹花落除是寧王旣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

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明  
光是何等事云或是醅釀也

嘉興李曰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  
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卽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  
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經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  
又於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  
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綠牋半接西  
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頸瘦軀闕其一字使仕德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六

翁輩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字也此字旣出儼  
然如見病鶴矣

玉林詞選云東坡滿江紅詞碑刻徧傳海內使功名競  
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達觀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生  
其云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筭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  
弱又誰強且趨閒身未老儘教我些子疎狂百年裡渾  
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  
又何須抵死校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幕高  
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燕石齋補



涪祜初僧自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  
之小厓迎吠時佛燈猶在啟關煮茗旣而偕行溪間篙  
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公詩徘徊久之舍舟登  
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纒宿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  
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  
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  
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公詩與自南今已  
亡余亦就老悵前游之不能踐也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瓜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七

蓬呢蒼舌綠齒四日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爲百爾擲火  
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  
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芥隱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遺出虛危閒用樂天德星降人福  
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樂天詩去歲  
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  
頭東坡用之爲海外上元詩

東坡四時詞各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喚梅  
花乃云玉如墨莊謂意方全子見孫昌符家坡朱陳詞

真跡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多作午依或還就爲  
牛衣矣

蘇子瞻佐郡口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爲  
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連月湖水日夜  
添尋僧去無路歛歛雨拍簷鴛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  
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入斜陽半踈簾臨  
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鴛朝市獨向溪山煎此樂  
得有命輕傳神所殲

出西湖游覽志餘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巨錢塘絕愛幸之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兼習楷法  
後從泗上比丘尼冲學佛亦通禪解有子曰幹兒未甚  
而天蘇子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從嶺外子瞻  
意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  
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  
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  
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之惠州  
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  
秀豈其天不使童鳥與我元駢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

有小乘禪夢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  
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  
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採芳叢倒  
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澆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  
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  
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  
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粧趨命不覺稍遲  
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九

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  
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  
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  
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值觴聲容絕妙府  
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  
午新涼浴手弄生絹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  
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  
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盡都盡伴君幽獨  
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

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雨簌簌一作賀新

陳直方之妾本錢唐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篔簹餘潛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藝苑雌黃述歐陽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十

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歐公爲短視故有山色句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作窻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明鏡淨削碧峯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大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燕石齋補

智果院舊有參寥僧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

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  
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  
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  
寥子及泉鑽火烹黃柏茶適符所夢遂記以刻石爲之  
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  
寥彈指入極返守斯泉一謙四益子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而信實  
弊汝神又詩云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  
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上

火楊梅林茶笋盡禪味松杉直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體  
常半尋遂名參寥子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  
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  
簪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  
突兀等於胸中涵秋漢皎絕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軒  
冕如脫屣但貴知我希寧慙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翻  
排空起一夕厭承明抗章求迤邐餘杭古雄藩比屋富  
生齒立談政卽成興不負山水雍容梵末契訪我頑且  
鄙大旆輝松門禽獮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

使君道德倭圭角非所恃軟語如東風薰然着桃李今  
朝真勝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紀

俱出西湖

游覽志餘

蘇軾之妻王氏名聞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命其子邁追過爲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供養乃爲贊曰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十三

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開眼便到無魔境

燕石齋補

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訂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歌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

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鼠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  
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  
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  
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  
直史館然自譴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  
亦廢故曰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  
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會二相得政盡收  
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官祠  
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三

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尤近而易見白首  
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待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  
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  
必皆能如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  
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  
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  
博士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  
諒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  
能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

陸游序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  
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  
林深無人鳥相呼勝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  
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  
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  
天寒路遠愁僕天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  
但見野鶴盤浮屠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遽  
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此詩惟孥遽二韻  
艱澁而公二登之一曰追胥連保罪及孥者言府中屢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十四

獲益徒連逮保甲也知非不去慚衛遽者言年老宜休  
不若遽伯玉也二曰君恩飽暖及爾孥者言居官厚祿  
得以遨遊也莫惜錦繡償營遽者謂李寺丞屬和富於  
詞藻闔險不窮也三曰四方宦游散其孥者言錢王之  
敗子孫離析也遂超羲皇傲凡遽言優游自適得爲太  
古閒民也原韻孥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  
多終屬牽強

公言東坡律成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  
用韻必須偶數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  
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  
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  
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  
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  
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卽去後誰復  
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  
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十五

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  
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  
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  
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東坡云在潁時陳無已趙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  
陽叔弼與季默亦又閒居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  
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  
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  
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須一舉百觴傾

蓋爲文忠公昔有詩贈梅聖俞蘇子美云我亦願助勇  
鼓旗噪其旁快哉天下樂一嚼宜百觴也

王直方

余與郭生游寒溪玉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  
發聲座爲愾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暑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鴉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索索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柳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  
雨人歸去每襟以散聲

百斛明珠

七言之美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六

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寥寥  
無聞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鷺雙飛意自閒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小生云令嚴鐘鼓三更月夜宿繞牀萬竈烟又云露布  
朝馳玉關塞提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

百斛明珠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  
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尙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  
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  
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

諸家體非必率合程文偽品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  
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  
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  
杜鵑生子寄之他巢以鳥爲飼之且禽鳥至微知有所  
尊今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  
也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  
時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得而考至謂取之民間貢  
之朝廷有名而實無實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  
貧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七

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  
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  
爲有也懷二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  
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詩跋蹇紙  
上語又曰子美不應登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登用  
韵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  
折衷之

百解明珠

東坡送參寥子有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  
無情送潮歸問錢唐江上西河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

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  
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  
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川路不應回  
首爲我沾衣若溪漁隱云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浮  
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  
篤西都尋薨羊曇素爲安所愛重後以安死輟樂彌年  
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到州門左右白曰此西  
州門也曇悲感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  
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引用此事當時世俗  
遂以爲讖矣乃其詞刻於元祐六年三月以年譜考之  
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後守穎徙揚入長禮曹出  
帥定武至紹聖始遷嶺表建中靖國北歸凡十一年而  
薨此果讖耶

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十六

韓存中云東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好邪我見鄭公但媼  
媚好作一對諂諸人將去作一篇詩

直方詩話

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道潛云  
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辭云相

看夜半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黃門送退翁守懷  
安亦云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友或學者尤多用此  
直方詩話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  
中而秦少游作俞允文詞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  
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倣大甚直方詩話

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其韵有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初無妙  
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四余獨愛坡兩句云江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九

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辨之者直方詩話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

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題  
晁無咎卧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其意極

相類直方詩話

邢敦夫云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  
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此東坡詩嘗題余扇山谷  
初讀以爲劉夔得所作直方詩話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合

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  
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冷齋夜話

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  
寺客去余醉卧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  
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  
和云開裏清游似隙光卧時真境發天藏寢回拾得吹  
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余昔對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  
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  
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余偶道其事

直方詩話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二十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自  
然不事鉛華因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  
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爲作春寒小盡圖

僕在吳興游記元卿詩曰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益  
山不見曰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百斛明珠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  
意不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

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恠深山畏人識  
故侯既自悔前言之謬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  
不相親要識青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  
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  
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  
覺失笑旋入開元寺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  
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詩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  
惡詩往來南北山十餘日以爲絕勝不可勝談擇其尤  
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遊西林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五

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矣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  
餉其猶子德麟以飲予爲詩醉後信書頗有沓拖風氣  
云去年洞庭秋香霧嘗喫手于今洞庭春玉色凝非酒

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瓶

開香浮坐盞凸光照牖方傾安山醪

岳賦云拔黃袍以授酒置墨

酌莫遣公遠嗅要當名字奇未可論升斗應呼釣詩鈞

亦號掃愁籌君知葡萄惡正是媠母醜須君灑海盃

我談天口 出百斛明珠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  
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今歲殘暑方退旣望之後日出  
逾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西禪寺扣羅  
浮道院登道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  
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  
樓爲韻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挂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  
門外看水輪橫海濶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  
盃殘二更山吐月幽入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三

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卧唧唧幽夜話  
三更山吐月棲鳥夜驚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驅  
馳掃泉溜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  
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兩  
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遊化城五更山吐  
月窻白室幽幽玉鈎還挂戶江練却明樓星河淡欲曉  
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  
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詹耳城南嘗一



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弟威家雀旣去吾舉酒  
視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云  
燦燦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元服翼衛兩紱朱仁  
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占烏惠然  
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  
黎生食菜真臞僂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  
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握栗呼胡爲去復來  
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俱出百斛明珠

東坡曰嗚公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坡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五

坂不能道此語非世之老農不能識此語之妙

東坡曰靖節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其殆以無事爲  
得此生則見役於物欲者非失此生邪

東坡曰淵明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  
五百餘歲吾猶識其意也

以上燕石齋補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  
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一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  
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  
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

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  
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唐文宗聯句有  
美而無箴余故爲補成之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  
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  
均此施清蔭分四方

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詩話

五

